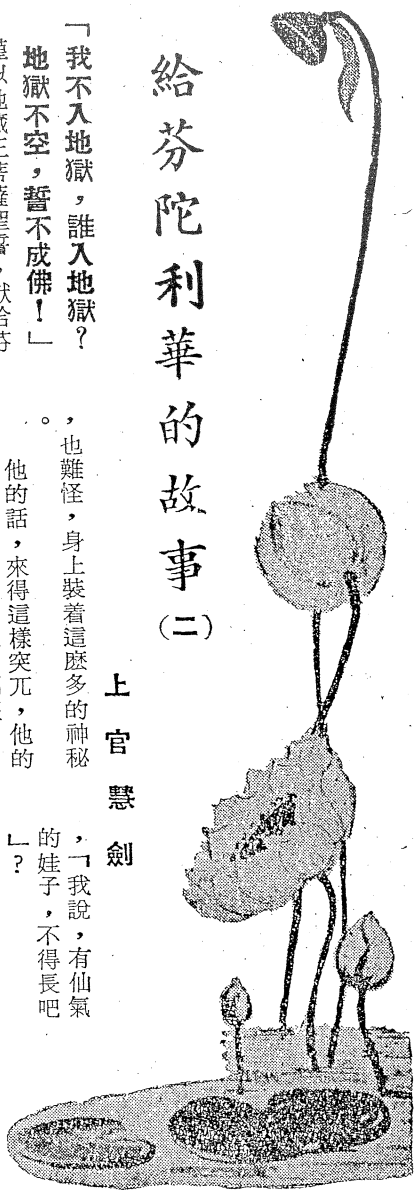


給芬陀利華的故事(二)

上官 慧 劍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謹以地藏王菩薩聖誓，獻給芬陀利華。

XXXX

「這是離奇的故事」，老木抽着烟，沒頭沒肚的，「我們村上有個娃子，按輩份，還是我姪女，才兩歲，便父母雙亡……」

老木停了停，敲敲烟斗，「這娃子，沒依沒靠，便只好跟着廟上尼姑度日，嘞！」再親叫一聲，「這娃子一身仙氣村上人說，怕不得長命嘍！……」

我看看他，他的畫像埋在烟雲裡。

芬陀利華，我跟你談過：老木是上頭剛派來不久的工友，聽說他已有三十年流浪經驗，論學識，斗大的字不識兩擔，論爬山涉水，人家過的橋都比我們走的路多；如今從革命軍退休下來，頂已禿，所以不多天，同事們便叫「他木魚子」了。

老木是雲南摩西土司，年青時，又當過喇嘛，他生在遙遠的邊疆

，也難怪，身上裝着這麼多的神秘

傳奇，不禁又在我的眼前閃耀。

天下雨，悶死人，我敬在床上翻一本書，老木蹲在門口，按一張矮脚凳子，瞓他的烟斗。

「說甚麼，老木」？

「托托——」

「說呀老木！」

「托！我記不清——托托！那娃子——」我坐起來，他正在集中全力瞓他的空烟斗，「托托托……」

「能從他的烟斗裡瞓出故事來麼」？我想。

又敬下身子，那敲死人的烟斗聲，依然從他胡蘿粗的手指上响進我的耳膜。

不知敲個什麼鬼？天能敲睛嗎？

老半天，我將入夢，「……怕不得長嘍！……」老木牙根癢了，又把我從半睡眠狀態中弄醒。

我假裝不理他，把書蓋着臉，

留一隻眼從書縫裡瞓他。

他按葫蘆頭抓幾下，啞啞舌頭

「我說，有仙氣的娃子，不得長吧？」

我看這老傢伙忍不住了，纔也忍不住，說：「怕是沒好處，老木吧」？我忍不住要笑，但只能滋滋牙就算完，老木是不歡喜人家在他有勁的時候笑他的。

「就是囉」，他終於再按上一鍋烟，「我說給你聽吧，先生！」

再冉的烟雲，把我陷入神秘的霧境。

XXXX

XXXX

「這是三十年前的事。」

「小翠，是我們札木村上一個最美麗，最窮苦，最孤伶的娃子。」

「也許，人愈窮苦，也愈精靈，小翠便把她爸媽趕走了；留她獨個兒在世間，像個鬼魂，東游西蕩

「這謠言，便從那美麗的娃子身上傳開——先生，我們村上向來是安寧的，從那以後，也不能再安寧了。」

「從那以後，我們古老的札木

村，便夜夜聽到鬼哭！

「鬼哭呀——先生，別一逕追！

「好像是吧，有天夜裡，我喝

酒喝多了，從市場上回來，場上離我們村子十多里山路，好在天上還有模模糊糊的月光，天上也還有幾顆星斗，有酒壯我膽，也就想不到鬼了。」

「我跟隨着，提着一籃子東西，嘴裡哼着謠兒，山谷裡風，直朝肚裡鑽，唱着唱着，也就不敢唱出腔來，酒氣全叫風吹散了。」

「眼看已快到村口，一陣風，

直鑽過衣縫，混身毛孔都直豎起來，雞皮疙瘩爆滿身，腿都打攞了，剎時間，鬼影幢幢，陰氣煞煞。

「先生，我怕是鬼圍住我了，

猛地按食指死命咬一口，然後連忙抓抓頭髮，（那時我是有頭髮的）

再揉揉眼，影子全不見了，依然月光昏糊，幾顆星斗，釘在天上。

「我倒以為沒事了，正待往村

上奔，面前喇地站起個小人兒，頭戴尖頂帽子，三尺來高，眼睜睜，在我面前幌兩幌，沒有了。

「接着，我便聽村前的井邊上有人哭着，嗚嗚陶陶地哭着。

「我想也許是誰家女人挨了揍，跑到井邊來出冤氣，我便伏下身來聽。」

「我一隻耳門貼着地，一面仔細聽，在夜裡耳門貼地，一根針掉了都聽得响。

「那調兒呀，多淒涼！」

「『哎喲，我的天喲，』哭着，『到哪年才出頭喲，都登上十多年了，這個罪兒怎麼受喲！』唱曲子樣低哭着。

「『哭有什麼用呢，』又有個女人說話了，都不是我們村上熟人聲，她說：『沒有好兒女爲我們超升，都是我們報應不好啊，……』」

「一個哭，一個勸，這時，那哭的女人也就不哭啦，她們便咕咕喳喳，低聲談起話來。

「薩賴媽媽，我們總得生個法子出水牢呀，」一個女人說。

「『唉！』原先那女人長嘆一聲，『業報不盡，怎麼出頭呢？又沒個兒女爲我發願，札木媽媽，妳還有個小翠活在世上，只要小翠有天發心學佛，妳也就有救了，像我呢，札木媽媽，誰來管我呀！……』」

「『我那小翠呀，薩賴媽媽，誰管那可憐的孩子！』」

「『我看小翠那孩子總有點來歷，她不是每天都到妳墳上哭麼？札木媽媽，妳還有個希望，我呢，怎麼辦喲……』當中的一個女人又哭了。

「『別哭啦，薩賴媽媽，只要世間多二個男女，發個大願上報四恩，下濟三塗，我們做鬼的，也就能借重他們願力超升了。』」

「『是呀，只怪世界上人，愈來愈不像話，我們鬼都失望了。怪只怪我們在世間不信因果，不信佛道，才落得不見天日呀！……』」

「聽到這裡，我混身冰涼，人癱在地上，原來是小翠她媽媽和薩

賴的女人——在井邊哭泣！

「這兩個女人，都是十多年前，一個死在井裡，一個被山洪沖得屍骨無存。

「『媽！』這時突來一聲淒叫，有個矮小的人影掠過我身邊，向井邊衝去。

「等那影子衝到井邊，哭聲，細語聲便戛然而止。

「村上頓起一陣狗吠，下弦月在西邊天留下慘白的笑痕，滑下山谷。

「狗看到人，全來了，圍着井狂吠，我慌忙爬起來，往井邊走，井邊上站着什麼呀，先生？就是小翠精靈啊。

「小翠孤零零地站在井邊，也不顧村上狗圍着她咬，媽呀媽呀向井裡嘶得人心酸喲。

「我深怕那小人兒出了差錯，也就大着膽，喝退狗，把那孩子捉住。

「『小翠呀，幹嗎這晚還不回廟裡去？』我心驚肉跳地問。

「『媽！媽！我要媽媽！』」

「『妳媽死多年了，怎麼回來呢？』我說。

「『她剛才在這裡和薩家嬌嬌說話呢，叔叔！』」

「『別說鬼話！』」

「『哦，叔叔！我每晚都在這裡聽他們講話，她們都十年多不見天了！』」

「這孩子可憐呀，先生。我便把她送到廟上，交給老尼姑，我告訴她，再叫小翠整夜在外而流浪，

她就該墮十九層地獄了。

「『就是這個故事麼？』」

「沒完呢先生！』老木又按上一斗烟。

「第二天』老木從烟圈裡放下烟斗，『我又到廟上，廟上正擺着香火火燭，在念哩。你說呀，老尼姑坐在一塊大紅氈子坐椅上，身上披着袈裟，小翠跪在她面前，小眼兒哭像桃子似的，我倒以爲她挨了打。誰知，原來是——她在燒手臂呀，嘴裡凄切地念着：』

「『……我小翠，願今日起，……爲救地獄母難，盡形壽，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

「『……我今起誓：衆生無邊誓願渡，……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我今以佛陀爲證，地獄不空，我願不盡，……衆生塗炭，不證佛果……』」

「小翠丫頭，雙手合十，多虔誠啊，我就沒見過現在有誰那麼虔誠過，多感動人喲，縱是泥捏的人兒，也流淚呀。

「先生，我忍不住她的虔誠，離開後，我就跳出了這個世界，做了喇嘛。」

「做喇嘛？」我驚奇地。

「別急呀，等我喇嘛做滿，革命軍才又把我拉下凡塵，三十年啦，先生！』」

「小翠呢？」我焦急地問。

「小翠？我怕她不是死了，也當了尼姑。你想想，像那樣仙氣的

孩子，怎會長呢？」

「你們村上還鬧鬼麼？」

「喲！我們村上又平靜啦！小翠已經走入佛門，她的母親也就不再鬧了。

「你的故事很平凡末，』我說，『多少帶着迷信色彩。』

「是囉我的故事很平凡，』他說：『我們中國人只會說中國故事，先生。』」

老木响起一串古樸的笑聲。

他說：『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 ××× ×××

芬陀利華，多使人興奮的消息，爲何不早點告訴我呢？

前天，還有位方外朋友對我說，願代佛陀收一個作家弟子，我說，我的那位『作家』至今還徘徊在十字街頭，既饑視耶穌，又誤解佛陀，如果你發心收錄這個執拗的弟子，那只好待她苦海回頭了。

芬陀利，是什麼靈感啓示妳，妳說——妳多麼出人意外，能嗎？妳在信上寫着：

「曼羅：自從我取得那把鑰匙之後，似乎有一隻手臂推動我，爲我們永生的誓言，爲衆生無邊的苦難，像你說的那樣，『我的白蓮，已在西方發芽』，這能表達我的意旨嗎？」

「那天晚上，我跪在午夜窗前，爲旅中的你，祝禱平安時，我的淚，已代表一個女人的真誠，獻給卍字旗幟……」

芬陀利華，我是平靜的，感激妳愛心的深切，祝福妳，善女人，白蓮的化身。

養 鷺 記

如 萍

由於人類的賦性不同，和生活環境的差別，所愛亦各有殊異，我所衷心鍾愛的，既不是好玩的花、鳥、蟲、魚，也不是陶冶心性的琴、棋、書、畫，而是潔白如雪，豪邁而善良的鷺。

我對鷺的喜愛，並不是從今天始，早在孩提時期便與牠結下了不解之緣。

幼年家居時，客廳裡掛了許多名人字畫，其中有一幅是古代名人筆下的「羲之愛鷺」，據說那幅畫是祖父在世時，以數十畝良田的代價換來的，並且還參加過多少次古畫展覽，其珍貴可知。雖然那時我還不懂得欣賞名畫，但由於父親在茶餘飯後時常品評那幅畫的佈局和筆法是如何地高明精巧，以及畫中人——書聖王右軍的書法人品，是怎樣地崇高偉大，那幅畫在我的幼小心靈上，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年齡一天天的長大，知識領域也一天天的擴展，漸漸地，我便由傾心名畫進而崇拜畫中的人；更由崇拜畫中的人進而愛上了畫中的物——鷺。

鷺的確是一種很可愛的動物，牠有英雄的氣魄，君子的風度，和少女的儀態；尤當引頸長鳴，其聲之洪，實不亞於驚人迷夢的暮鼓晨鐘！所以民間一向盛傳鷺能驅魔避邪，也不是無因的；從此更可以看

到，鷺在人們心目中是佔着多麼神聖的地位。

故居左近，有一個四季不乾的大池塘，四週圍繞着參差的楊柳，中間雜生着茂密的荷菱；從初春起直到秋後，塘裡經常是滿目青翠，一片碧綠，翠綠叢中點綴上村人飼養的鷺鴨，却更給「綠池」生色不少。當夕陽西照，晚霞暉映着水面的當兒，漂浮在綠波上的白色的鷺鴨，猶如片片湖海歸帆；那情調，不僅會使人有入畫的感覺，更會給人一種超脫的境界。

每當綠林蔭濃，荷花盛開的時候，我便約着村中的游伴，打夥兒去作塘畔的「不速之客」。我們有說有笑的，坐在垂柳下的大青石上，一面咀嚼着清新的鮮蓮子，一面仔細欣賞游泳在綠蔭下白鷺，作着種種逗人喜愛的遊戲，這時，我無染的童心，便會跟着微風掀起的漣漪游去！……

我整個的童年歲月，都消磨在這種如詩似畫的環境裡；升省中時，便離開了風光旖旎的故鄉，和溫暖的家園。

數年流浪，嘗盡了旅途的辛酸！
來臺後驚魂甫定，鷺的影子又浮動在我的心頭；生活、工作等種種重要的問題還沒解決，我便託朋

拜友，先弄了兩支銀灰色的小鷺養在寓所裡。雖然牠彌補不了我家破人亡的創傷，但在心理上却也是一大安慰，小鷺與我形影不離，日夕與共，我的精神便漸漸地好起來了。

可是，世事無常，不可逆料，一件使我更傷心的事，又接着發生了：當那兩支得來不易的小鷺羽毛尚未豐滿，却突然病了！牠倆不吃不玩，整日疊伏在走廊的一角，閉目垂頭，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玩皮活潑；我看着那種痛苦莫訴的樣子，和相依相偎的情景，心裡感到一陣難過，幾乎要流出淚來！

我對小鷺突來的病症，可以說是想盡了方法，費盡了心機；終挽回不死亡的命運；就在生病後的第三天，牠倆就在同一個日子裡，結伴離開了人世！我孤獨地，淒清地守望着兩支僵硬的屍身，不禁悲從中來，淚如雨下，——一方面為小鷺的天亡致哀，另一方面也是為自身的遭遇感傷！傍晚，我含着眼淚在小園裡為牠們掘下墓穴，草草掩埋下，並以木板一方，楷書「鷺塚」二字樹立坟前，作為牠倆的墓碑；兩個降世未幾的小生命，便在那裡永久安息了！

接着，我因愛傷重重，不勝心靈的負荷，也病了！
……
去年年底，一位住在南部的友人，專程給我送來兩支白色的大鷺——一雌一雄。我除了深深地感激老友的盛情外，內心的喜悅，簡直

一切要做的，放膽去做吧，只要是如來正業。

發願吧，芬陀利華，願三塗六道都為你的願力而超升樂國，像小翠般——老木又在烟圈中出現了！像地藏王菩薩。

芬陀利，願海無邊，願妳一切成就。正如所有偉大的作家，從事拯救靈魂工作，像莫里哀，愛米爾，這種成就決不是平凡作家，可以比擬！

親愛的同伴，發大願，這是妳跨進佛門第二個課題，但願妳我同坐一條船，載盡六道蒼生，同登彼岸。

宜蘭念佛會再版

「釋迦牟尼佛傳」

「釋迦牟尼佛傳」，釋星云著，於去年八月出版以來，精裝本每本臺幣三十元，已銷售將罄，為了佛陀二千五百年紀念日，廣為宣揚佛德，現應各方要求，由本會發行普及本問世（即平裝本），用白報紙精印，為給讀者優待，於四月十五日前參加附印，每本只收成本費新臺幣十元，五月十五日（舊曆佛誕前）出書，出版後每冊十五元，機會難得，希望各方多多參加附印，贈送親友，勸其信佛，功德無量！寄款處：宜蘭市中山路宜蘭念佛會（如交本刊劃撥帳號代收每本加收郵匯費一元）